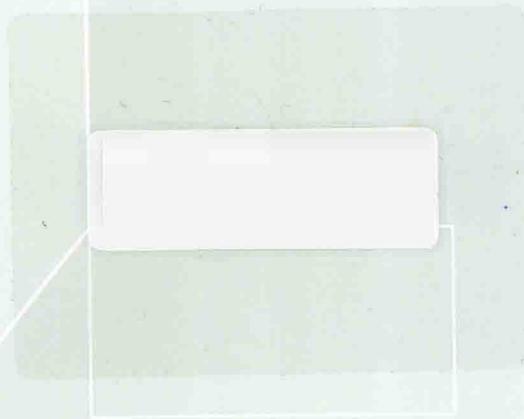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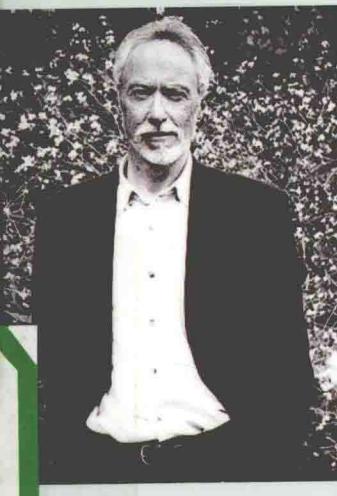


The Multiple Dimensions
of the Other
in J.M. Coetzee's Novels

石云龙著

库切小说“他者”多维度研究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科研项目（NR2013055）资助

The Multiple Dimensions
of the Other
in J.M. Coetzee's Novels

库切小说“他者”多维度研究

石云龙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库切小说“他者”多维度研究 / 石云龙著.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 - 7 - 305 - 12547 - 8

I. ①库… II. ①石… III. ①库切, J. M. — 小说研究
IV. ①I478. 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1358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书 名 库切小说“他者”多维度研究
著 者 石云龙
责任编辑 郭艳娟 施 敏 编辑热线 025 - 83592148

照 排 江苏南大印刷厂
印 刷 常州市武进第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21.5 字数 337 千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12547 - 8
定 价 50.00 元

发行热线 025 - 83594756 83686452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李维屏^①

石云龙教授是当前国内研究库切的几位重要学者之一。他的这部新作以中国学者特有的目光,有效地借鉴了当代后殖民理论,对库切小说的“他者”问题作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我以为,这是一部颇有学术水平和理论价值的学术著作,其间不时闪烁着作者的创新精神和智慧火花。

所谓“他者”,首先是个哲学命题。德国哲学家托尼逊(Michael Theunissen)在《他者》(*The Other*)一书中指出,“他者”问题是20世纪第一哲学命题。“他者”最初作为一个哲学范畴为现象学所论述,其后又在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拉康(Jacques Lacan)的心理学、布伯(Martin Buber)的犹太哲学、后现代主义等思想中得以深化。“他者”理论首先要表述的是“非同一性”的原则立场,认定他者是在我之外的另一个,不能被同一。从古希腊哲学智者派到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无不强调差异性思想。法国哲学家表现尤为突出,无论是早年的萨特(Jean Paul Sartre)、梅洛-庞蒂(Maurece Merleau-Ponty)、列维纳斯(Emmanuel Lévinas),还是后来的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拉康、德里达(J. Jacques Derrida)、德勒兹(Gilles Louis Rene Deleuze),都曾对他者理论有过论述。

然而,文学中的“他者”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哲学研究中的“他者”,文学批评中的“他者”命题实际上与当代后殖民理论密切相关。后殖民理论家赛义德(Edward

^① 上海外国语大学二级教授,校英语学科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荣誉研究员,中国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英美文学研究论丛》主编。

Said)在其著作《东方主义》中论及欧洲与东方关系时明确地提出“他者”概念,认为“东方”并非自然存在,而是欧洲最常出现的他者形象,欧洲与东方因而是主体与他者的关系。在后殖民语境中,前者处于具有强势话语的书写地位,而后者则处于弱势话语甚至话语缺失的被书写地位。他在阐释两者关系现状基础上强调,他者的重要性在于衬托主体,因为在西方理论家眼里,没有被书写者的“杂乱”、“矛盾”和“混乱”就无法凸显书写者的“理性”、“逻辑”和“科学”。在后殖民理论中,西方人往往被称为主体性的“自我”,殖民地的人民则被称为“殖民地的他者”,或直接称为“他者”。

后殖民理论的杰出代表之一、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者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讨论知识和权力关系时提出,两者其实是一对共生体,知识为表象,权力是实质。这意味着知识与权力并不客观中立,而从来就是权力之下的强者声音。强者声音即为主体、主流话语,而被主体遮蔽的总是“他者”。他者的缺场、沉默已是习惯使然,然而,在后现代语境中,“他者”开始以不同方式出场。作为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表现作家心灵世界的文学,在强调人类性、社会性、民族性、人民性、阶级性和真实性等特征的同时,必然参与知识和权力的游戏,必定关注到主体与他者的关系。平民化的“他者”角色作为多视角和多元的性质特征受到作家的普遍关注。作家往往把“他者”作为想象的存在,这种想象的存在是对文化形象的渗透,成为异国或异族的文化形象,如英国后现代主义作家约翰·福尔斯(John Fowles)在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中“想象”了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他者”文化形象。

文学批评对他者的关注,按照美国罗德学院谢弗(Brian W. Shaffer)教授的说法,仅开始于20世纪,但近年来有了深入发展之势。文学批评界运用不同理论从意识形态、心理探索、叙事分析等方面对他者进行研究,例如,后殖民女性主义当代先锋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就在其批评实践名篇《三个女性文本与帝国主义批判》(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中深入文本叙事和美学交织的网络,从后殖民角度解构了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小说《简·爱》中女性他者伯莎的形象,约克大学教授阿特里奇(Derek Attridge)在《伦理现代主义》(Ethical Modernism)中则解析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John Maxwell Coetzee)

早期小说中的仆人他者形象,等等。

石云龙教授于2009年涉足他者研究,其耗时5年的新作《库切小说“他者”多维度研究》是他近年来最重要的研究成果。该书根据近10年来脱离本土的所谓流散作家屡获国际大奖的独特现象,在查阅大量资料基础上,选取2002年移居澳大利亚东南部港口城市阿德莱德、2006年3月正式入籍澳大利亚的南非英语作家库切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代表性小说《等待野蛮人》、《迈克尔·K的生活与时代》、《耻》和《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的研究,从殖民霸权时代、后基督时代、后种族隔离时代、后现代语境等不同维度系统地探讨了库切小说中的“他者”形象。

石云龙教授的著作选取的视角新颖,主导理论明确,尤为可贵的是,该书在占主导地位的“他者”理论贯穿全书的情况下,根据实际需要引用了包括怀特(Hayden White)的新历史主义、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博埃默(Elleke Boehmer)的后殖民理论、赫尔曼(Judith Herman)的创伤理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女性主义理论、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复调小说理论以及相关叙事学理论等多种理论。这些理论的运用自然贴切而且不露痕迹,与深入细致的文本分析相得益彰,不仅增加了论著的理论深度,而且使得文本分析结论更具说服力,这充分表明论著作者宽阔的研究视野和娴熟驾驭理论的功力。

我认为,《库切小说“他者”多维度研究》是一部原创性研究成果。作者在书中多维度地探讨“他者”在库切文本中的表征、他者的内涵、他者群像背后的意蕴、历史的渊源、与现实的关系,展示了库切偏好呈现他者群像的缘由、库切的哲学反思等。作者以翔实的资料证明,库切塑造的他者群体对后殖民理论的发展、对后现代理论的充实、对文学创作与批评皆具启发意义,认为库切的文学创作实践对世界文学从主题到样式都做出了卓越贡献。该论著以其富于新意的立论、严密的逻辑、充分的论证表明,其研究已经处于国内库切研究的前沿,代表了学术界库切相关研究的最新成果。

石云龙教授在这部专著成书过程中,十分注重与学界的交流。书中观点在数次国际会议上经过交流与碰撞后得到后殖民理论、批评界专家学者的认可。他在武汉“库切研究与后殖民文学”国际研讨会上主持库切研究专题讨论时,与牛津大

学博埃默等一批国际知名教授深入探讨，其小说他者论点得到充实；在雅典“语言与文学”国际研讨会上与包括开普敦大学教授们在内的库切研究者的讨论，丰富了其库切的书写为南非英语文学非传统性创作的观点；他在上海英美文学国际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以及同与会代表的讨论，得到同行专家充分认同。石云龙教授积极参与国际会议、敢于展示自己的研究观点，与学界同行充分交流，不仅使其开阔了研究视域，而且使其专著提出的观点更具说服力。

石云龙教授还在该著作后面附录了较为详细的库切研究资料。这些资料是他为库切研究而多次出国悉心查阅的结果，其中包括专著、博士论文、期刊论文等。这些研究资料为今后中国库切研究者们的继续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我相信，这部难能可贵的著作不仅能使石云龙教授成功地建构其清晰的库切研究者的学术面貌，而且能进一步促进我国的库切研究及后殖民文学批评的发展，并在学界产生积极的影响。

2013年8月30日于上海

目 录

前言	1
Introduction	23
1. The Issue of the Other and Coetzee's Novels	25
2. Critical Review of the Other in Coetzee's Novels	34
3. Research Ideas and Framework of the Book	46
Chapter I <i>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i> : the Marginalized Other in the Era of Colonial Hegemony	54
1. Era of Colonial Hegemony	56
2. The Other in the Era of Colonial Hegemony	60
3. Speculations of the Marginalized Other	69
Chapter II <i>Life & Times of Michel K</i> : the Silent Other in Post-Christian Era	91
1. The Other in the Post-Christian Society of Violence	94
2. Silence of the Other in the Troublous Era	101
3. Reflections from the Silent Other	109

Chapter III	<i>Disgrace</i> : the Subverted Other in the Post-apartheid Era	123
1.	White/black Relationship in the Post-apartheid Era	125
2.	The Subverted Other in <i>Disgrace</i>	130
3.	Reflections on the Subversion of Dominant Discourse	136
Chapter IV	<i>Elizabeth Costello Eight Lessons</i> : the Differential Other in Postmodernist Context	153
1.	Coetzee's Differential Writing in Postmodernist Context	155
2.	The Differential Other in <i>Elizabeth Costello: Eight Lessons</i>	163
3.	Reflections on the Differential Other and Otherness	171
Conclusion	185
Works Cited	193

附录：

1.	石云龙库切研究系列论文	203
	他者·他性——库切研究	203
	约·麦·库切——为他者化的他者代言	214
	《凶年纪事》：独特的后现代复调小说	225
	后种族隔离时代的颠覆他者——对库切《耻》的研究	233
	后基督时代的沉默他者——评论《迈克尔·K的生活与时代》	248
	《夏日》：后现代另类“他传”小说	262
	论J.M.库切的小说创作	270
2.	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	279
3.	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	281
4.	他与他的人——库切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辞	284

5. 库切作品列表	292
6. 库切大事年表	294
7. 国内外主要库切研究成果列表	298
学术著作	298
博士论文	301
期刊论文	309
 后记.....	329

前　　言

2002 年旅居澳大利亚阿德莱德、2006 年入籍澳大利亚的南非英语作家约翰·麦克斯韦尔·库切(John Maxwell Coetzee)以其特立独行的风格,写出大量“既具有知性力量、文体从容,又具有历史远见和伦理洞察”^①的文学作品,受到学界高度关注,英国诺丁汉大学文学教授多米尼克·黑德称库切为“最受尊敬、最频繁地被研究的当代作家之一”,因为“他的小说在南非文学,广义地说在 20、21 世纪小说发展过程中占有特殊地位”。^② 库切的文学创作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瑞典作家佩尔·沃兹伯格在库切 2003 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时的发言,高度评价了他的文学对于荡涤人类灵魂、提升人类道德水平方面的伟大成就:“库切……捍卫着诗歌、文学和想象的道德价值。如果这些缺失,我们将会什么也看不清,成为灵魂的盲者。”^③ 正因为如此,英国著名文学评论家简·波因纳提出,“说库切是 20、21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小说家之一并非夸大其辞”^④。

库切的文学创作往往以出其不意的创新性而著称于世,他以超凡脱俗的他者姿态,创作出 12 部“篇幅有限而范围无限”的小说,被称为是能够“想象出无法想象的东西”。

① Attwell, David. Editor's Introduction. *Doubling the Point: Essays and Interview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1.

② Head, Dominic.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J. M. Coetze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ix.

③ Wastberg, Per. Presentation Speech for the Swedish Academy quoted in “He and His Man the 2003 Nobel Lecture.” *World Literature Today*. May-August 2004. 16–20. 18.

④ Poyner, Jane. Introduction. *J. M. Coetzee and the Idea of the Public Intellectual*. ed. Jane Poyner. Athens, Ohio: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6. 1.

西”的“后现代寓言家”。^①早在《幽暗之地》1974年发表之时，南非著名评论家乔纳森·克鲁就在南非文学杂志《对比》上刊文热情地称其为南非第一次出现的现代小说。评论家黑德则走得更远，他在《剑桥库切入门》中直接宣称，“后现代主义据说是随着1974年J. M. 库切第一部小说《幽暗之地》发表而来到非洲的。”^②这种评论是否精准可能有待商榷，但是，库切的小说处女作带给南非文学的影响决不能低估。

既然评论家将库切的小说发表与南非文学创作的后现代主义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部小说应该给南非文学带来了推动性力量，这种力量必定与南非文学传统不相一致但却与世界文学发展趋势合辙。库切研究专家斯蒂芬·沃森的评论不仅重新界定了克鲁的说法，认为后者说的“现代小说”实际上应该是“现代主义小说或后现代主义小说”，而且旗帜鲜明地支持了黑德的观点，认为“从来没有一部南非小说如此明显、甚至有意识地摆脱现实主义传统，如此坦诚地宣布自己的非真实性、虚构性”。^③众所周知，南非50年代文学通常不会显露政治意识形态，作家们善意地期待着各民族之间的对抗会导致产生一个民族和平相处、共生共存的和谐局面；60年代南非文学倾向性较为明显，自从臭名昭著的沙佩维尔惨案^④发生后，文学作品大力表现的是黑人反抗种族歧视，探讨的是作家们的共同感受——他们不再试图维持那种由善意的白人和耐性的黑人共同努力来改善政治生态的虚妄幻想。其实，南非文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是在采用现实主义手法表现幻想与幻灭，主题较为局限，形式较为传统，用库切的话说“[南非作家的]艺术太缓慢、太老套、太间接，无法对团体生活或历史进程产生哪怕是最细微、最迟到的影响”^⑤。

《幽暗之地》的问世，不仅为南非文学界带来全新的主题，而且带来别样的文学样

① Wästberg, Per. 2003. Award Ceremony Speech, December 10. Accessed March 30, 2012.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2003/presentation-speech.html>

② Head, Dominic.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J. M. Coetze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ix.

③ Wasten, Stephen. Colonialism and Novels of J. M. Coetzee.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J. M. Coetzee*, ed. Graham Huggan & Stephen Watson.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6. 13–36. 15.

④ 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大规模屠杀非洲人的惨案。1960年3月21日，南非德兰士瓦省沙佩维尔镇的非洲人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对南非白人当局推行种族歧视的“通行证法”。南非当局出动大批军警镇压示威群众，致使72名非洲人被枪杀，240多名被打伤，造成了震惊世界的“沙佩维尔惨案”。

⑤ Coetzee, J. M. Jerusalem Prize Acceptance Speech (1987). *Doubling the Point: Essays and Interviews*, ed. David Attwell.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98–99.

式。这部小说首先突破了文学范式、叙事模式的制约,采用将相隔两个世纪仿佛毫不相干的故事并置,以隐喻的方式展示“厌恶人类的两种形式,其一为知性与夸大狂式的厌恶,另一为充满原始活力的厌恶,两者之间互为映照。”^①库切的小说因而跳出了南非传统文学创作的禁锢,突破了狭隘的南非黑白之间争斗的主题,突破了小说创作的头身尾线性发展模式,作家审视的目光不再仅仅注视着南非本土黑白的争斗,而是投向世界,关注人性疏离异化等人类共同的话题。库切将以元小说特征明显的文本与他性充分的虚拟译本并置,因而便穿梭在两个世纪之间、穿梭在美国人与布尔人^②之间,这种具有典型后现代文学特征的小说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的南非,无疑对南非文学造成震撼性影响。库切能写出当时堪称如此先锋派的小说,恐怕与他本人此前的经历和所受的影响不无关系。在英国工作期间他于1962—1963年对著名作家福特的研究^③、1965年赴美国德克萨斯大学采用计算机语体分析方法对荒诞派戏剧创始人之一和集大成者塞缪尔·贝克特的研究^④、博士毕业后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文学教学经历、作为南非人在美国反越战抗议以及随后的遭遇、长时间内浸淫在英美文化中的感受,使库切对当代意识形态、文学创作理论与实践产生了独特的认识,尤其是他对贝克特的潜心研究给他留下的沁入骨髓的影响,使他在尝试文学创作伊始就站在了时代的前列。

从库切的回忆来看,他研究福特是因为美国著名现代派诗人、意象派代表人物埃兹拉·庞德认为福特是“当代最优秀的散文文体家”。库切经过研究后发现,“福特给人的印象是,他从英国统治阶级内部写作,但事实上,他是作为一个局外人、作为一个对此有点渴望的局外人在写作。”^⑤这种局外人书写的视角,确实也影响到了他的文学创作。不过,这种影响并没有让库切在创作中模仿福特的风格,而是启发他注意到如

^① Engdahl, Horace Oscar Axel. Press Release. 2 October 2003. Accessed September 5, 2012.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2003/press.html>

^② 南非的荷兰、法国和德国白人移民后裔形成的混合民族。来源于荷兰语“Boer”(农民)一词。今布尔人的后裔多指阿非利堪人(Afrikaner)。

^③ 1963年,库切以一篇研究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的论文获得开普敦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其英国经历后来出现在自传三部曲的第二部《青春》(2002)中。

^④ 该研究论文于1969年帮助库切获得德克萨斯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

^⑤ Coetzee, J. M. *Doubling the Point: Essays and Interviews*, ed. David Attwell.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20.

何更有效地利用局外人立场,使他站在他者的立场上书写,而这种站在他者立场上进行他性书写的风格在其以后的文学创作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

其实,影响库切最大的应该是贝克特。库切在博士论文之外还曾写过一系列文章专门谈论贝克特,这些评论性文章清楚地表明了他对贝克特的认知与欣赏。阿特维尔采访库切时曾对后者说,“你对贝克特的评论似乎不仅回应了设计重复的活动,而且回应了你的虚构”^①。库切明确地告诉阿特维尔,“贝克特对于我自己的写作意义重大——那一定是毫无疑问的……我对贝克特的评论不仅是学术训练……而且是企图接近一种秘密——我想要拥为已有的贝克特的秘密”^②。其实,库切通过严格的学术训练获得了贝克特思想的精髓,而且,在汲取、运用这些精髓时得到了无比的快乐。“贝克特的散文……给了我感官的快乐,这么多年来这种快乐一直没有暗淡过。我对贝克特所作的批评来源于这种感官反应。”^③这种快乐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的小说创作,而后他创作大量的寓言体小说虽然说与南非政治生态不无关系,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与他的贝克特研究相关。

上述讨论可以看出,库切的《幽暗之地》创作别出机杼有据可依,而初试身手就在南非文坛引起反响,激发了库切的创作热情,也促使库切走上了一条不断挑战自我、挑战文学模式和叙事方式之路,而且每一次新的尝试都为阅读大众和创作者、评论者群体带来惊喜。他的特殊身份^④使其一直站在局外人的立场冷眼看世界,而体现其不断追求的文学创作则永远给人以别样的他性感受。结果,“他尽管每一部小说都聚焦于南非,但是,他对后现代小说、超小说的关注无疑使他比大多数作家更加国际化,使他获得世界范围内认可。”^⑤

库切破冰式小说《幽暗之地》虽然触动了南非文学界,但第一次真正使库切获得国

^① Coetzee, J. M. *Doubling the Point: Essays and Interviews*. ed. David Attwell.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22.

^② 同上,第25页。

^③ Coetzee, J. M. *Doubling the Point: Essays and Interviews*. ed. David Attwell.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20.

^④ 库切是南非出生的荷兰人后代,自小在南非黑白对抗的环境中接受英语教育,开普敦大学毕业后去英国做计算机程序员的工作,后去美国德克萨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后留美担任大学文学教师,因抗议越战而导致绿卡申请被拒,回到开普敦大学教授文学。他的成长经历造就了他一直处于边缘、局外的感觉。

^⑤ Canepari-Labib, Michela. *Old Myth-Modern Empires: Power, Language and Identity in J. M. Coetzee's Work*. Oxford, Bern, Berlin: Peter Lang, 2005. 14.

际声誉的小说还是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提到的“有康拉德遗风的政治惊悚小说”^①《等待野蛮人》(1980)。该小说在出版当年就获得英国最古老的文学奖“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次年又获得英国费伯小说纪念奖。这部在库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被企鹅丛书收入“20世纪伟大图书”的小说深得贝克特等人真传，“《等待野蛮人》在很多地方与卡夫卡(《在流放地》)、霍桑和无处不在的贝克特的文本产生互文”^②。毫无疑问，这与库切所受影响相关，也与他追求独特的他者写作风格有关。正如库切研究专家多维所说，“库切小说利用拉康被割裂的主体的观念(在文本与叙事之间割裂)，设法达到逃离与主流话语共谋的目的。”^③小说采用后现代政治寓言形式，“通过将野蛮人建构成精致而荒唐的想象而破解了‘文明/野蛮’二元论”^④。从传统意义上讲，文明人建立在假想野蛮人存在的基础之上，而文明的标准通常是由主流权威话语者制定，欧洲白人与非洲有色人种因而被轻而易举地建构成“文明/野蛮”二元论的两极。小说中，库切站在南非被欺压、被蹂躏者的立场，通过暴露欧洲白人文明者的野蛮行径形式，表现霸权时代的种族他者、性别他者和身份他者的遭遇，揭秘殖民霸权时代帝国文明的真相。这部形式特别、寓意深刻的他性小说为南非文学、世界文学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小说样式。

三年后发表的小说《迈克尔·K的生活与时代》(1983)堪称库切文学成就的第一个高潮，该小说甫一出版便不同凡响，被认为是“肯定生命的小说”^⑤，进入决选名单后击败呼声最高的萨尔曼·拉什迪的《耻辱》，一举获得当年英国文学最高奖——布克奖。该小说明显地受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影响，将寓言体小说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黑德的评论代表了学界的观点：“很清楚，库切处理边缘化和异化的手法与卡夫卡相

^① Engdahl, Horace Oscar Axel. Press Release. 2 October 2003. Accessed September 5, 2012.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2003/press.html>

^② Newman, Judie. Intertextuality, Power and Danger: *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 as a Dirty Diary. *Critical Essays on J. M. Coetzee*. ed. Sue Kossew. New York: G. K. Hall & Co., 1998. 127.

^③ Dovey, Teresa. J. M. Coetzee: Writing in the Middle Voice. *Critical Essays on J. M. Coetzee*. ed. Sue Kossew. New York: G. K. Hall & Co., 1998. 19.

^④ Ashcroft, Bill. Irony, Allegory and Empire: *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 and *In the Heart of the Country*. *Critical Essays on J. M. Coetzee*. ed. Sue Kossew. New York: G. K. Hall & Co., 1998. 107.

^⑤ <http://www.themanbookerprize.com/books/life-times-michael-k>. Accessed June 3, 2012.

似。”^①库切在小说中对局外人或者说边缘化他者的处理到达了几乎出神入化的地步，为南非后现代文学注入了新的范本，同时也为其小说的经典化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库切本人并不否认卡夫卡作品对小说《迈克尔·K的生活与时代》创作的影响，在一次访谈中，他曾经明确地说，“你问到卡夫卡对我小说的影响，我承认这种影响。”不过，“字母K并非只有一种解释”。^②库切的说法真实可信，确实，他的小说受到过卡夫卡的影响，受到过贝克特的影响，但是，正如前文所述，这种影响是库切在深入研究过这些作家后沁入骨髓并化为自己意识的影响，没有任何模仿别人的痕迹。他从局外人视野解读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下社会的动荡、人民的苦难，为被边缘化他者化的普通人仗义执言，为话语权缺失的人们呐喊。小说蕴含丰富，寓意深刻，任何一种单向度的解释都会流于片面，给南非文学界带来的启示重大，意义深远。

库切接下来推出的小说《福》(1986)显示出鲜明的后现代主义特征。作者采用去经典的方式将英国启蒙时期现实主义小说家、被誉为“英国和欧洲小说之父”的作家笛福(Defoe)姓氏前缀“de”^③去除(有趣的是，“de”本身除经常与贵族姓氏相连外就有“去除”的意思)，大有去经典、去贵族化、去规范化、去传统性的意思，使作家“笛福”还原成作家“福”。当然，《福》与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之间存在的明显互文关系无法否认。虽然它紧随在布克奖获奖小说之后出版，不免使读者对其存在更多的期待，因而使一些人感到失望，但是，这部“去”字当头的小说显现出非同寻常的他性特征，用哈根与沃森的话说“他[库切]的小说好像有意这样建构，以图逃避任何一种阐释框架”^④。他选取白人女性苏珊作为主要叙述人物，引入女性声音以填补笛福小说中缺席的声音，试图以此与男性声音相抗衡，尽管“性别与[苏珊]缺乏叙事权威相关”^⑤。除了在文本中

① Head, Dominic.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J. M. Coetze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56.

② Coetzee, J. M. *Doubling the Point*. ed. David Attwell.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199.

③ 笛福原姓福，1703年后自己在姓前面加上听起来如同贵族的“de”的前缀，形成笛福(Defoe)这一笔名。

④ Huggan, Graham & Stephan Watson. Introduction.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J. M. Coetzee*. ed. Graham Huggan & Stephen Waston.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imited, 1996. 1.

⑤ Hutcheon, Linda. *The Politics of Impossible Worlds. Fiction Updated: Theories of Fictionality, Narratology, and Politics*. eds. Calin Andrei Mihailescu and Walid Hamarneh. Toronto: U of Toronto P, 1996. 218.

重构女性话语、挑战白人男性作家权威以外,作者还特别注意表现沉默黑人男性的觉醒,揭秘历史写作中的权力结构,试图解构父权与殖民霸权,为女性群体和殖民地弱势群体寻求话语权。在文本中,作者采用诸如拼贴、互文、超小说、开放式结局等后现代主义创作手法,展示历史的多面性、复杂性并提供解构历史的新路径。小说为读者提供多重阐释空间的同时,为南非文学提供了文学新品。

1994年因为种族隔离制度被废除而在南非历史上十分重要,而库切这一年发表的《彼得堡的大师》也“标志着库切文学生涯的转折点”。库切的这种转折体现在他在作品中表现的与前一部小说《铁器时代》一样的“政治相关性与迫切性”^①,正如毕晓普所说,“在这部作品的进程中,库切对政治身份的关注变得越来越明显”^②。同时,这种转折还表现在他对创作手法的运用上。他借用自己从美国回到南非开普敦大学教授文学时的俄罗斯文学研究成果,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专题研究成果,在小说中创造了一个具有自主意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形象。库切将这位文学大师设计成因继子巴维尔(Pavel)亡故而来到彼得堡,而在调查中,与巴维尔相关的一些人物包括无政府主义者涅恰耶夫(Nechaev)、帝国警察马克西莫夫(Maximov)自然都进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生活,使作者无法不与政治相牵连。此外,库切在叙事形式上进行大胆革新,他采用现在时共时叙事向传统叙事规约提出挑战,使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内的人物具有独立的声音、开放的他人意识,不断发出有价值的议论,与作者形成多重平等的对话关系。巴赫金在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基本特点时曾经说“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复调”^③,而《彼得堡的大师》不仅具有所有这些特征,而且将陀思妥耶夫斯基拉入对话关系之中,故被认为是复调的复调,库切的创作因此而表现出独特的他性特征。

帮助库切第二次获得英联邦布克奖的小说《耻》(1999)代表着作者创作的第二个高潮。与作者早期作品相比,该小说现实意识更强。作者站在他者的立场,冷眼审视

^① Head, Dominic.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J. M. Coetze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72.

^② Bishop, Scott G. J. M. Coetzee's *Foe*: A Culmination and a Solution to a Problem of White Identity. *World Literature Today* 64(1990): 54 - 57. 56.

^③ Bakhtin, Mikhail.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ed. & tr. Caryl Emerson. Minnesota &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6.